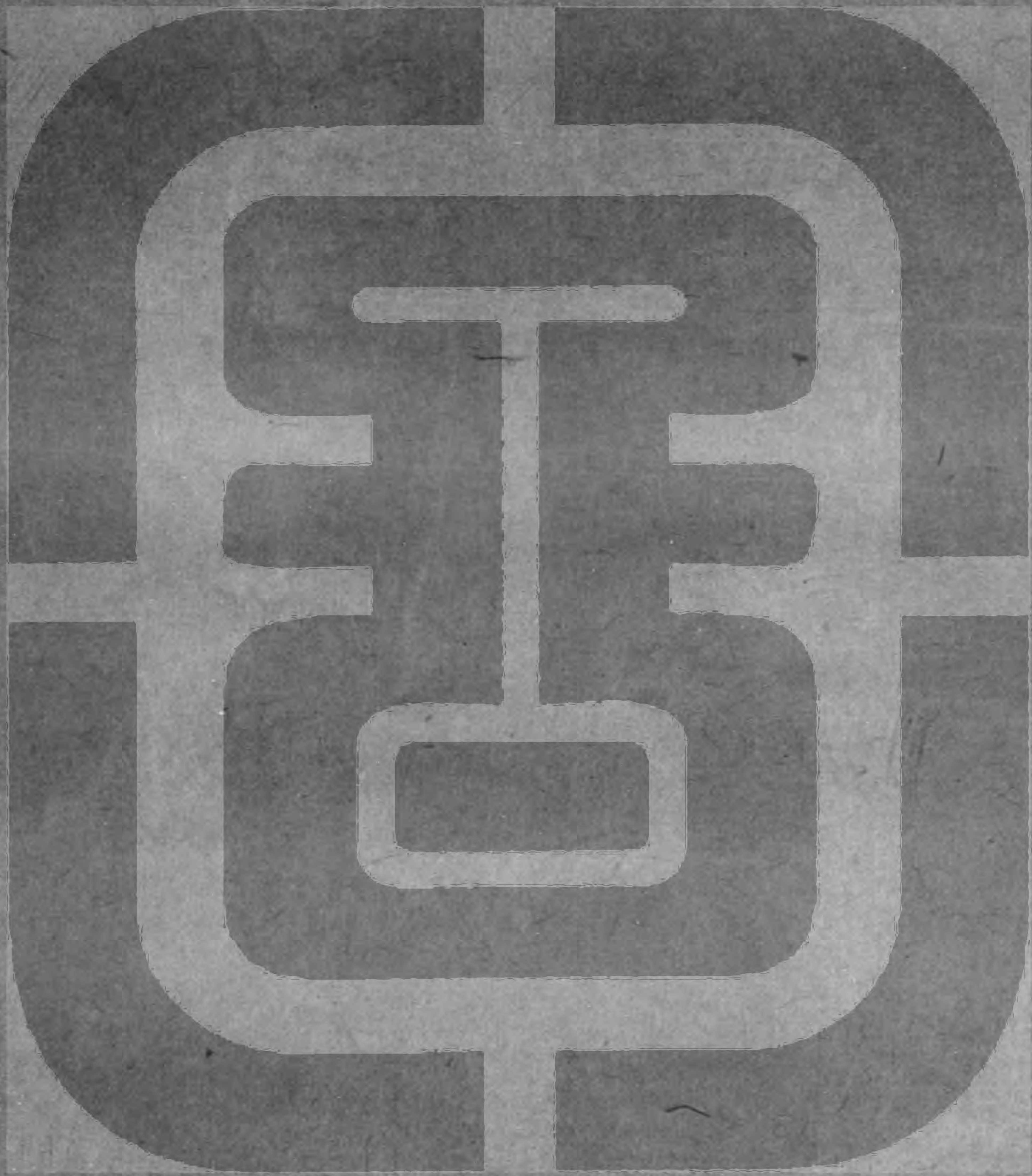


26919
=21

冊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



宋紀

附**金**



理宗皇帝

癸巳

六年

金天興二年。元太宗五年。

春正月詔

金主濟河次蒲城

抑貪競



金

主濟河。次于蒲城。使完顏

白撒伐衛州。還及

元

人戰于白公廟

金

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諸軍大潰。白撒

伏誅。先是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

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丙午朔。糧

至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三百。即日金主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元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北岸望之震懼。遂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元人聞之。自河南渡。白撒遂退。師元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丁巳。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遁。元帥劉

金師及
元人戰
敗績

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戊午。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元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卒言于金主曰。今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聖主幸歸德。已未。夜。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登舟。潛渡河走歸德。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翌日。諸軍聞金主棄師。遂大潰。辛酉。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朮甲塔失不往。汴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

金主誅
白撒

撒罪殺之。○**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其參知政事完顏奴申。及知開封府完顏習捏阿不。以衛紹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而幽之。崔立自為都元帥。鄭王以城降于**元**。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民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一兩。殍死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諸皮器物皆煮充饑。及木甲塔失不至汴迎。

金帥崔立作亂以汴城降元

兩宮人情益不安。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之恟恟。遂謀作亂。以汴京降。而完顏奴申習捏阿不不知也。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戊辰。崔立與其黨遂殺習捏阿不。及奴申。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崔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乃遣其黨

韓鐸以太后命往召衛紹王從恪為梁王監國。即自為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是日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並死之。遂送欵詣速不臺軍。癸酉。

金官屬
死節

速不臺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崔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以荆王府為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

王若虛
却功德
碑

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後世者。

乎。奕雖殘害，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元**蒙古忒木解圍**金**亳州。○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李蹊。參政赤盞女魯歡**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初**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女魯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

金蒲察
官奴作
亂

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乃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益不悅。乃私與國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

奴乘其隙。率衆攻用。殺之。因大殺朝官。李蹊已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等反。臣殺之。○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及后妃族戚歸之于元。速不臺殺從恪守純等。以后妃北還。先是崔立以天子衮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崔立

金崔立
執其二
王降元

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荆王。梁王。及諸妃嬪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甲午。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宋徽欽之時焉。速不臺入汴城。崔立在城

外。兵先入其家。取婢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元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元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元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元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

元楚材
諫屠城

孟珙敗
金人復
鄧州

也。元主始許之。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蹬山。移刺瑗以鄧州降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衆皆潰去。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

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長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五月金蒲察官奴

襲敗元忒木斛于王家寺。亳州圍解。

反改○金官奴幽其主于照碧堂。六月官

奴伏誅。時官奴既敗忒木斛。勢益暴橫。

居金主于照碧堂。終日獨處。禁近無一

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

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

知人。為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

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

謀討官奴。遂殺之。○元取金洛陽中京。

元取金
洛陽強
伸死節

留守強伸死之。○金主如蔡州而留元

帥守歸德。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

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

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

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

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

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

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

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

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州。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歔。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孛朮魯小婁室。簽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忠亮誠慎。事無巨細。率親為

金主幸
蔡州

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為金主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元兵去蔡差遠。由是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為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

詣蔡得精銳萬餘。軍威稍振。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遂以蔡為可守矣。忠孝軍提控李仲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仲德堂下。杖之六十。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

金忽斜
虎繕治
甲兵

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

孟珙敗
金人

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板橋石穴皆降。丁順復破默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感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

孟珙破
金武仙
九砦

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岵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為之楮，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願此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

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八月。師會元人伐金。取唐州。元將倂蓋使王楫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宋師入城。取食人者盡戮之。○師次于息州之南。金以其參知政事

取唐州

抹撚兀典簽樞密院。李朮魯中婁室行省院事于息州。時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兀典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不

金人來乞糧

許。阿虎帶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

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元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封衍聖公。元詔修孔子廟。及渾天儀。元那顏侁。蓋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江海。孟珙帥師會之。先是庚戌。以重九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金主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

孟珙帥
師會元
人圍金
蔡州

餘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效起身。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慮不為朕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

元兵奔潰。辛亥**元**那顏倂益以數百騎。

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

元人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城中飢

人相食**金**主命縱飢民老穉羸弱者出

城就食。且給飢民船。聽採城壕菱芡水

草以食之。猶不能給**元**人日耀兵城下。

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史嵩之又命孟珙

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元**人

之約。倂益大喜。與珙結為兄弟。酌馬潼

金忽斜
虎備禦

觀勇反
乳汁也

飲之

元人既得宋助益修攻具

斷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

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

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

室忠誠昭著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

月元人及宋師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

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

男子衣冠使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軍丁

寧勉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

歸路擒偏裨八十有七人得降人言蔡

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

突圍珙與侂益約南北軍毋相犯金

更造天興寶會金徐州降于元丞相

行省事完顏賽不死之元以史彌遠為

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以鄭清之為右

丞相兼樞密使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

陳貴誼參知政事元以史彌遠為保寧

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

王奉朝請。彌遠尋卒。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十一月。提舉千秋鴻禧觀梁成大有罪。奪其秩。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恥。故也。成大天資暴險。凡可

以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為。史彌遠羽翼。猶鄙其為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略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

帝始親政

○曾從龍宣繒免○刑部尚書莫澤工部尚書李知孝有罪免二人黨史彌遠以斥群賢侵欲無厭言者論之故免○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入對帝問以金事葵對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之恥以復中原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以陳剛
德為制
置使

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讎如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以洪咨夔王

以洪咨
夔為御
史

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翌日，與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

鄭損、陳曠，納賂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湘蜀漢人心，罪狀顯著。遂皆落職。○十二月，薛極免。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師及元人攻金蔡城。乙亥，元那顏儗盞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丙子，黎明，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

孟珙及
元人攻
蔡州

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女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七人。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灌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

元人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已卯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以計說止之。辛巳。**金**總帥孛術魯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砦及砲具。**元**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己丑。**元**人及**宋**師合兵攻西城。克之。因墮

金主恨
為亡國
之君

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砦浚壕為備。及
西城墮。元人宋師皆未能入。但於城上
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
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
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
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
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
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
往為人囚繫。或為係獻。或辱於階庭。閉

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
決矣。庚寅。金主以御用器皿賞戰士。甲
午。金主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
柵遇敵兵戰而還。乙未。殺廐馬五十匹。
及民間馬百五十匹。以犒將士。然其勢
不可為已。

甲午 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末帝承麟
元年。○元太宗六年。

是歲金

春正月

金主守緒傳位于東面

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金主

金主傳
位于子
承麟

守緒及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金
主承麟死于兵。江海獲^金參知政事張
天綱以歸^金亡。先是辛丑孟珙見黑氣
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
月。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
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
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
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金主集百官
傳位元帥承麟。承麟拜泣不敢受。金主

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
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
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
乃起受璽。已酉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
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
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
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
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牌
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

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及那顏倂蓋之師以入。金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之。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

金主及
忽斜虎
死之

是參政。字木魯。婁室兀林。答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金主承麟退保子城。聞之。帥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謚之。哀何如。衆從之。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珙與倂

金主承麟死于

蓋分金主骨。及謚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是日金主承麟亦為亂兵所殺。承麟者世

兵亡 相効里鉢之後。平章白撒之弟也。於是金亡。

史臣贊曰金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

梁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室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天厭南北之兵挺生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

有以固結人心。乃克爾也章宗志存

潤色。而秕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

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至於衛紹紀

綱大壞。亡徵已見。宣宗南度。棄厥本

根。外狃餘威。連兵宋夏。內致困憊。自

速土崩。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

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

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右金

十主。一百一十八年。

宋師及
元人各
還師

以不壇為嗣濮王○追封榮王希瓚三
世祖考為國公○及元人以陳蔡為疆
各引師歸陳蔡東南為宋以西北為元
○史嵩之使郭春詣奉先汛掃諸陵○
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
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
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
田于唐鄧州○**金**撚抹兀典以息州來
歸**元**人追殺之取其城○二月以趙彥

呐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興元府○

元人入**金**徐州完顏用安自殺○三月

以賈似道為籍田令似道賈涉之子而

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廕補○詔太常

主簿朱揚祖詣洛陽省謁八陵○夏四

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史嵩

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

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于

臨安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其骨于大

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已下。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

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祕。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哉。皆不報。○五月。以趙范為兩淮制置使。兼知黃州。○賜黃榦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暄。胡夢昱等

賜黃榦
等謚

謚錄用其子以其阨于權姦而各行其

志沒齒無怨也○**元**以嚴實為東平路

行軍萬戶元之所統有山東實之十分為多初三

魯之九凡五十四城至是畫境割大名

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充濟單四州實統

地既廣為東方牧伯之長時所在殘毀

實披荆棘扞豺狼弊衣糲食暴露風日

挈溝壑轉徙之民置之襁席之上勸耕

稼豐委積辟用賢良汰逐貪墨所統治

安東平遂為樂土四方之民爭赴之實

為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昏嫁莫

不感其惠焉招徠名士置

諸幕府後多為賢公卿

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

趙范請復三京

性之陳德剛簽書樞密院事○詔復巴

陵縣公竑官爵賜竑妻吳氏號慧淨法

空大師○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

才會師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

以降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

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

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移司黃州刻

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

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

杜杲喬
行簡諫
北伐

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尔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

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金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

金故將
誅崔立

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立諭民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殺之。號於眾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秋七月。趙葵遣

徐敏子帥師入洛陽。元人還師南下。時

全子才次于汴。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

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

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

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元人聞宋來

爭河南。還師赴之。決黃河寸金淀。音殿

也。又陂淀泊屬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時

盛夏行師。汴隄亦決。水潦泛溢。史嵩之

又不致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郡率皆

趙葵遣
徐敏子
入洛陽

空城無兵食可因。子才難之。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七月庚辰。徐敏子啓行。乙酉。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元人聞迪來。乃伏軍士于城外。驅民出城以誘之。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

史嵩之
免

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八月。朱揚祖還自洛陽。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含淚太息久之。○以趙范為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趙葵為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金子才為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趙范犄角以復三京。嵩之力

元人至
洛師還

陳非計。故奉祠。○元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有立紅黃涼繖者。衆方駭異。而元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元人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元兵至城

下。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復敗。詔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請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九月。以趙范為京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詔

趙葵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
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簽書樞密
院事陳德剛卒。帝深惜之。○召真德秀
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
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
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
進。因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正是上
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
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

真德秀
上大學
衍義

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為先帝陳祈天
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
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
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
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
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
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
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
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

祈天永
命二事

進取二
難

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賄道而賄進者尚存。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掊刻。停邊閩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

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歛靠實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

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廩廩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為戒。帝輒稱善。又言士大夫。紐於舊習。帝曰。徃徃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帝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帝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了翁入對曰。陛下

魏了翁
入對言
事剴切

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為之時。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嬙御便嬖取怜。或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為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及時為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居深宮之中。可託者誰歟。當事變還來之時。可以係天下之重。

者誰歟。詩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係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略不加之意乎。其忍以私恩意而用之。私情囑而比之乎。今秋防正急。鹵莽特甚。事關國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

儒生與
戚官不
兩立

生之誤國。雖身膏鈇鉞。死無所益。是以及今懇懇言之。必望聖慈。見之施行。不然。臣之言未肯已也。兵威所加。凶醜言服。則有之矣。儒生與戚官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冬十月。陳貴誼卒。○以孟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灤音北。

元人責
渝盟

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元人名鎮北軍

○十二月元人使王檝來言曰何為而

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以

鄒伸之為元報謝使

乙未二年元太宗七年春正月以真德秀

知貢舉○以程芾為元通好使○詔孟

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珙入對帝曰卿

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

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

詔孟珙
措置邊
防

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珙對

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

問和議珙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

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埤浚隍蒐

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二月

元城和林和林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元以為會同之所作

萬安宮○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

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資政殿

學士提舉萬壽宮真德秀卒德秀拜參

元作萬
安宮

真德秀
卒

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不得。已授是職。逾旬而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頃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章。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

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焉。○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樞密院事。○葛洪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初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

召崔與之不至

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及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

元太子侵蜀漢

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元主命闊端

太子侵蜀漢。貴由太子伐西域。唐古火

魯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名。西征。一

名南征。中州戶十戶。一名南征。一名伐

高麗。○秋七月。元人侵唐州。知隨州全

子才知棗陽軍。劉子澄棄師走。趙范帥

師敗。元人于上聞而還。○冬十月

金汪世顯降元

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于元。太子闊端

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

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太子大悅，戒其下秋毫無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太子資其糧械以入蜀。○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

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曾從龍卒。○以余爨同簽書樞密院事。○**元**太子閻端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初，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亡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元**人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元**人自鳳州入四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

元太子
入沔州
高稼死
之

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呐反如悅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

曹友聞
敗元人

以助之。已而元兵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元人圍青野原。曹友聞救卻之時。趙彥呐聞高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曰：青原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元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元兵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

兵扼仙人關○安南入貢

丙申三年元太宗八年春正月詔勸農桑

○**元**人侵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二

月**元**人侵蘄州孟珙帥師救卻之○**元**

初行交鈔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定

為額○召魏了翁還以為簽書樞密院

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

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而

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以陳韓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音韓

偉華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

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于**元**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

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

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

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

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元**時城中

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倉者

襄陽作
亂降元

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元所
有。金銀鹽鈔不與焉。襄陽自岳飛收復
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
旦灰燼。禍至慘也。詔削趙范三官。仍舊
職任。○夏四月。魏了翁罷乞歸田里。○詔悔
開邊時。師屢為元人所敗。襄漢淮蜀。日
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
已。其略曰。自江閩之群盜弗靖。暨淮楚
之逆雛為妖。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讎

魏了翁
罷

金之寢滅。而元人之與隣。不利西南。蓋
嘗躡音各。蹂也階成而擾興。沔其在辛卯。遽
已穿金房。以瞰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
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
噬乎。固將布失於國中。以志吾過。但使
留屯於塞上。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寧。
駭北騎之深入。賴仙原有以議後。而蜀
道得以安全。然虐貽之所經。視曩歲而
尤慘。重以唐均之叛將。發此京湖之禍。

詔悔開
邊

機肆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科役之繁苛。為之騷然。有足閔者。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今方施令行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元人取襄陽隨郢州府。隨郢州荆門軍。○元命忽覩虎括漢

元取襄陽隨郢州

民戶數。先是以元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主不相統攝。至是始隸州縣。○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秋。七月。陳卓罷。○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有罪。免。○元人取棗陽軍德安府。初。元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馬。及闊端

元人取棗陽及德安

北方始知經學

太子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及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大將忒没歹欲坑士人。樞力與辯。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譬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焉。○**元**以中原民戶分隸宗戚。以六月。忽覩虎

明堂行禮天變

百四萬上于太宗。太宗命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耶律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為恩。帝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設官吏。必自朝命。本投下止。設達魯花赤。歲賦以七分。為率。五分入府藏。二分為湯沐之資。非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或可耳。從之。於是皇后太子公主駙馬貴戚皆有分地。○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利州統制曹友聞及**元**人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太

子闊端遂入蜀。次于成都。先是友聞帥

曹友聞
禦元人
敗績

師拒仙人關。謀報元太子闊端合蕃漢
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
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元人攻
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
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如悅檄友聞
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
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
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

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沱溪設伏。約曰。敵
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元兵
果至。萬出逆戰。元八都魯擁萬騎達海
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
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統制楊大全。馮
大用。引本部出東萊園。擊敵後隊。總管
夏用。趙興。帥本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總
管呂嗣德。陳庚。帥本部出龍泉頭。擊敵
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

曹友聞
兄弟死
之

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潭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元兵益增。以鐵騎四面圍

元太子
入成都

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冬十月元太子閏端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蛻趙汝彞死之。○立陳日熋為安南國王。○

蛻音稅。又吐外反。

元侵江陵孟珙敗之

十一月。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元口温不花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
陳韓援之。○元太子曲出帥張柔侵郢
州。拔之。○元忒没反侵江陵。孟珙帥師
敗之。時江陵被攻。史嵩之遣珙救之。珙
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
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
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來
節度。遂破元人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

元始定戶口賦稅之法

歸。○元人侵真州。知州丘岳敗之。
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城。輒敗。岳乘勝
出戰于胥溥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
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衆十倍于我。
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覆。設砲石待之。
其驍將敵衆大敗。遂引去。○元始定戶
口田畝鹽商賦稅之法。元既括戶數。耶
律楚材乃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
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
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
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

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
永額。朝臣皆謂太輕。耶律楚材曰。將來
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元命括
牝馬于中原。未行而罷。時近臣有請刷
漢地牝馬者。元主從之。耶律楚材諫曰。
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
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
止。又侍臣脫歡奏選室女。楚材諫止之。
元主怒。楚材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

復成都府

元立編修經籍

尚在燕京。足備使令。而脫歡傳旨。又欲
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耳。元主乃止。
○復成都府。○元立編修所于燕京。立
經籍所于平陽。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
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從耶律楚
材之請也。○詔改明年紀元為嘉熙。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二

